

侯波 徐肖冰



口述传记丛书

带翅膀的摄影机

侯波 徐肖冰口述回忆录

侯波 徐肖冰 口述

刘明银 整理

北京大学出版社

带翅膀的摄影机

侯波 徐肖冰口述回忆录

侯波 徐肖冰

刘明银 整理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内容简介

作为毛泽东的摄影师，侯波与徐肖冰是许多重大历史场面的见证人。这本口述实录记叙了这对艺术家夫妇富于革命传奇色彩的阅历，其中最吸引人的是从延安时期到五十年代，作者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交往的故事，以及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书中收录了许多珍贵的“红镜头”，有的是首次发表，与传主真切动情的回忆交相辉映，感人至深。随着侯、徐两位历史见证者的摄影机，可以看到一部活的现代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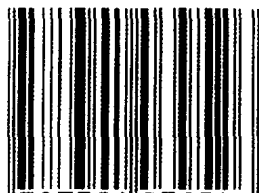
口述传记丛书

- 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
- 带翅膀的摄影机：侯波 徐肖冰口述回忆录
- 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
- 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
- 冀朝铸口述自传（即出）
- 华君武口述自传（即出）
- 贾植芳口述自传（即出）
- 陈明口述自传（即出）
- 李锐八十自述（即出）

责任编辑：刘乐坚 卢济恩

封面设计：常燕生

ISBN 7-301-03952-2



9 787301 039526 >

ISBN 7-301-03952-2/K·259

定价：18.00 元

笔录者前赞

1997年岁末的一个早晨，我依约来到北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宿舍区。

冬寒微微，街上已经是车流如水，早起的人们或骑车或步行，穿着厚厚的棉衣，有的还带着耳套，唯恐冻坏了神经末梢的听觉器官。北京冬天的太阳像是一个贪恋热被窝的大懒虫，勤快的人们已经匆匆赶着做事的时候，它才慢慢悠悠地从楼群的后面露出红润的脸庞，似乎还带着被窝的温度，开始一天的旅程。

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宿舍楼在喧闹的大都市的早晨显出几许宁静。我穿过一个精巧的大门，来到一个极平常的单元门前，敲响了大门。

该单元的主人是中国摄影家协会前主席徐肖冰和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主席侯波，这对摄影双璧都已经退休在家，但他们并不比退休以前轻松，有时反而更忙了。昨天晚上我与他们约好今天早晨8点来见他们，我敲门的时候是8点零2分。

铛铛。里面没有声音。又铛铛，还是没有声音。

怎么，没起床？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莫非是我记错了时间，来早了？那可太不礼貌了。又一想，不会呀，时间是徐肖冰老人定的，不会错的。

再敲，铛铛，铛铛。里面有声音了，是老人的咳嗽声，接着传

来了一句问候。

“是刘同志吧……对不起，对不起。”

门打开了，开门的是徐肖冰老人，他披着衣服，显出几分狼狈。

“哟，是我对不起，徐老，我来早了。”我也觉得有点尴尬。

“不不，不是你来早了，你很守时，你来得正好，是我们起晚了，我定的时间，可是昨天夜里遇到了一个意外情况。”徐肖冰老人让我到客厅坐下，这时候波老人从卧室出来，我跟她打了个招呼，她顺手把两件衣服递给徐肖冰老人，然后自己到厨房去忙了。

徐肖冰老人穿着衣服，两手有点哆嗦，毕竟是80多岁的人了，一边穿衣服一边对我说：“昨天夜里我们都睡下了，还有人来找我们找我们。那是从外地来北京办事而多年不见面的老朋友，说是事情办完了，明天就要离开北京，所以要看看我们。但打开话盒子，扯了好多事，就睡晚了。”老人有点不好意思，直向我道歉。

徐肖冰老人说着穿好了衣服，这时候波老人来叫他吃早点，我一个人留在客厅里，趁机观察了一下客厅。几件老式家具，几个玻璃橱，陈列着一些获奖证书和奖杯，靠近沙发的地方放着一个大香炉，一尊菩萨像。正墙上挂着那幅著名的毛泽东与他们二人的合影，侯波在中间，徐肖冰在左，毛泽东在右。

当他们二位老人来到客厅坐好以后，就在这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客厅里，我作为一个世纪末的青年人，怀着对中国现代史的好奇心，怀着对智慧老人的本能崇敬，开始聆听他们俩大半世纪的神话般的经历。他们从历史的暗夜中走来，曾经为了能够吃饱饭而痛苦挣扎，也曾为让所有的中国人能吃饱饭而艰苦卓绝地奋斗，他们曾与同时代的英雄们一样踩着历史的脚步前

进,而他们又不是一般的历史见证人,他们手中的相机,是一部活的中国现代史,他们的记忆深处,还保存着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注释,在一张张活灵活现的照片的背后,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的记忆尾随着摄影机的翅膀在历史的天空翱翔……

刘明银

1998年10月20日

目 录

笔录者前赘.....	(1)
第一章 侯波：爷爷的桑葚和奶奶的银元	(1)
落户夏县.....	(1)
跟姑姑念书.....	(3)
厄运接踵而至.....	(6)
命运把我逼上中条山.....	(8)
第二章 徐肖冰：青砖上的点画	(11)
桐乡的大宅第	(11)
青砖上的“点”画	(13)
经历死亡与贫困	(16)
跟随舅舅走上海	(19)
第三章 侯波：14岁，举起右手	(22)
中条山抗战	(22)
沿路乞讨	(25)
14岁，面对党旗举起右手	(28)

第四章 徐肖冰：上海不是我的天下	(32)
走上海	(32)
福祸难测武汉行	(37)
上海——北平——太原	(41)
拍摄无门	(42)
第五章 侯波：风雪延安路	(47)
风雪延安路	(47)
定名侯波	(50)
吊儿沟吃狼肉	(52)
与西北局“争地盘”	(54)
第六章 徐肖冰：我不会打仗，但我有照相机	(58)
八路军，我的梦	(58)
好个“今日武将军”	(62)
第一次给毛主席拍照	(65)
“谁让你拍照片的？”	(67)
武汉又见周恩来	(70)
难忘抗大	(72)
第七章 侯波：我的大学	(75)
女大的“小弟弟”	(75)
“革命饼干”	(78)
延安大学的舞会	(80)
护士和扫盲员	(83)

第八章 徐肖冰：硝烟烽火中穿行	(87)
毛主席请客	(87)
冀中夜行军	(90)
邓小平火了,刘伯承打圆场	(95)
夜袭列车	(98)
南关,我们吃了炸药	(101)
陈赓炮轰榆社	(103)
为将军们拍照	(107)
第九章 侯波 徐肖冰：在爱情的天平上	(114)
延河两岸是家园	(114)
枣园浪漫曲	(116)
窑洞婚礼	(119)
永远的歉疚	(121)
第十章 徐肖冰：荒林大漠艳阳天	(127)
三进南泥湾	(127)
延安的电影	(133)
延河的冰	(134)
送毛主席赴重庆	(138)
第十一章 侯波徐肖冰：情系东北	(143)
路迢迢	(143)
剿杀谢文东	(146)
长春历险	(149)
别情依依	(152)

第十二章 徐肖冰：北京和莫斯科	(154)
和平谈判	(154)
迎接毛主席和宋庆龄	(157)
《解放了的 中国》	(160)
到莫斯科去	(163)
第十三章 侯波：到伟人身边	(166)
历史的记忆	(166)
“半边天”	(168)
周总理的儿女情	(171)
主摄中南海	(174)
开国大典	(178)
第十四章 徐肖冰：杜鲁门的野心，毛泽东的选择	(182)
当务之急	(182)
入朝前后	(184)
战场内外	(186)
乔木出主意，艾青挑重担	(188)
举起手来，美国佬！	(194)
第十五章 侯波：巡天遥看一千河	(197)
黄河之水天上来	(197)
天南地北	(201)
狼狈的抢镜头	(205)
畅游长江	(208)
访苏軼事	(212)

告别中南海·····	(217)
第十六章 徐肖冰：追随摄影机飞翔·····	(221)
青春万岁·····	(221)
追随摄影机飞翔·····	(223)
爱在西双版纳·····	(225)
第十七章 侯波 徐肖冰：千古情怀·····	(228)
古道热肠朱老总·····	(228)
仗义执言彭老总·····	(232)
款款大度周总理·····	(235)
温文尔雅刘主席·····	(238)
不苟言笑彭市长·····	(241)
忠心耿耿罗部长·····	(243)
无微不至杨主任·····	(245)
第十八章 徐肖冰：劫难与悲哀·····	(247)
救救新闻电影·····	(247)
在社会主义学院·····	(250)
周总理的问候·····	(253)
抄家·····	(254)
第十九章 侯波：国母——宋庆龄·····	(256)
慈祥的问候·····	(256)
慈母情怀·····	(259)
特殊旅程·····	(261)
美丽的石竹花·····	(264)

最后的诀别·····	(267)
第二十章 徐肖冰：在死亡的边缘 ·····	(268)
两只蝙蝠和一条鱼·····	(268)
周总理给我定论·····	(271)
在死亡的边缘·····	(272)
第二十一章 侯波：异邦“亲缘” ·····	(275)
胡志明的“干女儿”·····	(275)
陪金日成划船·····	(279)
第二十二章 侯波：爱的光芒 ·····	(281)
江青点了我的名·····	(281)
分别·····	(284)
伟大的乡情·····	(286)
爱情的抚慰·····	(289)
艰难的平反·····	(291)
第二十三章 侯波 徐肖冰：“昆仑山”上高峰 ·····	(295)
重归摄影·····	(295)
“昆仑山”上高峰 ·····	(297)
从老牛弯出发·····	(300)
江南寻旧·····	(301)
第二十四章 侯波 徐肖冰：摄影的灵魂 ·····	(303)

第一章

侯波：爷爷的桑葚和奶奶的银元

爷爷的桑葚染红了我的童年，姑姑的教鞭教我认识了自己的名字，父亲的死让我明白了人间的不平，妈妈的血让我懂得了人间的悲凉，奶奶的银元把我带上了中条山。

落户夏县

还是上个世纪末的时候，一个青年人从河南的信阳出发，无目的地往西北行走。他不知道哪里能让他活下去，在信阳活不下去了才出来。他的目标很小，只要能填饱肚子就可以，可是这样的目标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小事情。他听说北边比南边富，他就往北走，他甚至不知道北边有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这一走还能不能回来，更不知道会在什么地方停下来安家立业，只要有一口饭吃，他就可以走下去。

青年人不笨，虽然长得瘦弱，但很机灵，很精神，大大的眼睛里透出一股不愿向命运低头的目光。他并不是一无所长，会缫丝，能推车，有力气，靠两条长腿，凭一双臂膀，推着一辆独轮车，车上几样缫丝的工具，走街串巷，打短工，扛长活，只要管饭吃，

工钱有没有都无所谓。从一个小镇到一个城市，从一个村庄到一个县城，有时能碰上个长活，可在一个地方多呆几天，有时到一个地方，没有一家要做短工，就只好马不停蹄地上路，他不知道下一站会不会有事情做，可是他得往下走。

走出桐柏山区，经过南阳盆地和伏牛山区，他听说黄河的北边比较富裕，有种棉花的地方，还有养蚕的人家，也许缫丝手艺能派上好用场。于是他心一横，把故乡远远地抛在身后，推着独轮车过了黄河。厚厚的黄土，两只布鞋踩上去便尘土飞扬，独轮车也披上一件黄土的外衣，黄河两岸开阔的平原是桐柏山区所没有的，田间长着多种农作物，棉花是重要的一种，银白一片，像是天上云彩，在秋天的阳光照耀下，闪烁着夺目的光芒，刺人的眼。还有桑树，虽然已经是秋天，但桑叶依然绿着，这就意味着蚕还有的可吃，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抽丝了。

青年人看到了希望，脚步格外有力，脸上泛出微笑。他来到一个小镇，一个大户人家见他厚道老实，膀子有力气，把他留下了，住在过道旁边的一间小屋里。青年人给主人家做很多活，轻重不分，昼夜不分。缫丝，纺线，无所不通，主人家很是喜欢。不觉一个冬天过去了，一天，主人家对青年人说，小伙子想不想在这里成家立业？想的话，我给你介绍个媳妇，你可以靠你的手艺挣下一份家业。

青年人脸红红地说，想是想，可是谁愿意跟我这样一个穷光棍呢？

几天之后，主人家来了父女俩，从穿戴打扮看就知道是庄户人家，但女子长得清秀文静。主人家让父亲看过青年人，也让青年人看过女子，双方满意，于是定下了一门亲事。青年人在这苦干了两年，挣下了些家产，盖上了两间房子，把女子娶了过来，过上了小日子。

这个青年人就是我爷爷，那女子就是我奶奶。他们所在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夏县，是山西南部的一个小县城。夏县地处河南、陕西、山西三省的交界处，地产丰富，交通也还便利，商业气息较浓。我爷爷和我奶奶勤俭持家，不几年生下了我爸爸，又生下了我姑姑和叔叔。爷爷带着爸爸干活，很努力，爸爸二十岁上娶上了我妈妈，到1924年的时候，我作为爷爷的长孙女出生了，这让我爷爷很高兴了一阵子。那时我不叫侯波，叫阎千金。女孩嘛，老百姓的说法，一个就是一千金。

跟姑姑念书

爷爷和奶奶靠自己的双手把家治理得很像个样子，虽然没有多余的钱财，吃饭穿衣是不成问题的。爷爷的缫丝手艺在四里八乡越来越有名，活儿不断，奶奶的线也纺得很好，不光能供够自家用的，还能卖点钱来支持家用。爷爷在路边和院子里种了几棵桑树，每到春天，桑树绿叶浓郁，成了蚕的佳肴，夏天，桑葚又成了孩子们的美味。我小的时候很腼腆，胆子小，个子长得矮矮的，不敢爬树。我爷爷喜欢我，就把桑葚摘下来给我吃。后来我又有了三个弟弟，但爷爷最疼的还是我。

爷爷没有念过书，但对读书人很是尊敬。而且我爷爷没有男尊女卑的偏见，他不光让我爸爸上学，还让我姑姑也上学。他希望他的子女不要像他那样没有文化，只要子女有本事，能上成学，他会想尽一切办法供养。

（徐肖冰插话说：我后来也听说过她爷爷的一些事情。当地的老人还都记得，她爷爷是一个很温和、很厚道的人，对女孩子没有偏见。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就是现在有些农村不还是重男轻女吗？她爷爷不让女孩子们裹脚，还主张女孩子们上学，所

以她姑姑才有了出息。)

我爸爸脑袋笨,没上成学。我姑姑天生聪明,又肯用功,一直念到运城师范(运城是我们的地区城市,那是当时我知道的最大的城市,最远的地方),成了我们家最有学问的人,后来师范毕业,就到一个乡村小学教书,她是我爷爷的一大骄傲。那时我已经六七岁了,也到了该上学的年龄,我爷爷就让我跟着我姑姑去念书,一面可以与我姑姑做伴。姑姑所在的学校离我们家有三十多里地,学校老师不多,姑姑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也没法回家,就在学校里一个人做饭吃。她对我很好,生活上很照顾我,好东西都留给我吃,有时还会到街上买点点心之类的款待我。

姑姑很爱看书,那时候没有电,一到晚上,姑姑就坐在书桌旁,点着煤油灯看书。我那时刚上小学,姑姑也让我坐在她的旁边看书或者写字。姑姑在学习上对我要求很严,她还是用那种老的办法教学生,让学生背书,也让我背,要是我背不出来,她就打我。她有一根教鞭,在课堂上对别的学生不常用,但下了课对我却是用过的。我本来就胆小,脑子不聪明,对背书没有一点兴趣,挨姑姑的打是免不了的,所以我很怕姑姑。现在想起来很是惭愧,书没有念好,辜负了姑姑对我的教育和希望。

姑姑找到了一个男朋友,后来就成了我的姑父,他们一同去了运城,两个人都做教师。我姑父是一个很好的人,对我姑姑很好,对我们家也很好,很有学问。可惜因为我姑姑去世得早,与我们家没有保持很长的联系。

姑姑一去运城,我就不能再在那个小学里念书了,爷爷就把我送到夏县的女子小学念高小。那时的女子小学很简陋,只有几个班,大部分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在上,像我这种穷人家的孩子很少,幸亏是我爷爷开明我才能去上学。在学校里我很拘谨,人家都是富人子弟,吃的穿的都比我好得多,我不敢在这方面跟人

家比，就想把书念好，可是因为脑子不开窍，学习成绩也不好。那时候我们开过描红课，就是写毛笔字，我的手小，那么大的毛笔拿不好，字也就写不好。还开过历史和地理课，我对这些课没有兴趣。语文课有一些意思，但我的成绩也一般。那时有一个老师叫阎兰君，是我还能记起的一个老师，后来她也到了延安，参加了八路军，我在延安见过她。

那时我们家住在离县城不远的三条巷，爷爷对我上学特别关心，冬天的时候天还不亮就要起床往学校赶，我爷爷就常常起来送我。去学校的路上要经过一条河，河水已经干了，走在河床上，是松软的沙土，还能看见天上的星星，很亮，有时还能见到早起拾粪的人。我爷爷一般是把我送到城门下，城门一开，我进去，他就回去了。

爷爷真是疼我。我上学的时候白天就很少在家，夏天他会把桑葚从树上摘下来给我留着，等我放学回来吃。抽完丝的蚕蛹是好东西，我爷爷也煮好了给我留着。有时怕我的弟弟们和我抢，还得藏起来。我放了学回家，有时还能再翻一翻书，但大部分时间要照顾我的弟弟们。我身材小，有时抱不动弟弟，不小心也会摔跤，伤着弟弟，我妈妈就会打我。可是我爷爷从来不打我。

我进城上学总是提心吊胆的，我小时候就是那种胆小的性格。那时候的夏县是一个小城镇，街道两边是一些小杂货铺。有一次我往学校赶，正巧一家商店的门板落下来，砸在了我的头上，血直流。我用手捂着头，不敢声张，到学校时已经迟到了。老师一看我满脸是血，问明了情况，就带我来找那家商店，商店的老板承认了，带我到医院去包扎伤口，好了以后留下了一个大伤疤。

（说到这里侯波就拨开头发让笔录者看伤疤，确实是一个大伤疤，就在脑门的右上方。徐肖冰也凑过去看，说：“这儿还有这